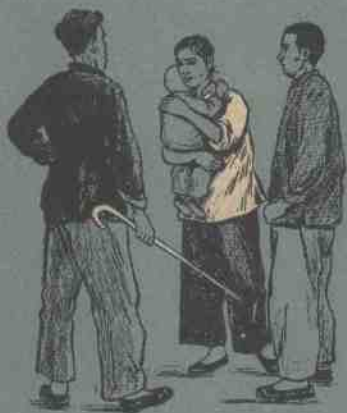


語文補充讀物

鐵鎖的冤屈

趙樹理原著 本社節錄



通俗讀物出版社

內容介紹

這本書是從“李家莊的變遷”裏節錄出來的。“李家莊的變遷”寫的是農民和豪紳地主的鬥爭事情，這本書只原書故事的開頭一段。這時正是反動政權快要垮台的時候，統治階級對人民的敲詐、剝削、壓迫也更變本加厲。李家莊的豪紳地主李如珍、李春喜、李小喜等藉一個茅廁的事，詭詐農民張鐵鎖，使鐵鎖傾家蕩產。這段故事表現出地主階級一副陰險無恥的嘴臉，反映出舊社會制度的黑暗野蠻。

715.2
598



書號：0315

鐵鎖的冤屈

原著者：	趙	樹	理
插畫者：	張	凡	夫
節錄出版者：	通俗讀物出版社		
	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051號		
	(北京香廠胡同73號)		
印刷者：	天	津	印 刷 一 廠
	(天津一區和平路377號)		
發行者：	新	華	書 店

開本：787×1092 1/36

字數：13千字

印張：1

定價：(4)一角

印數：1—22,000

1955年4月第一版

1955年4月第一次印刷

29

李家莊有座龍王廟，看廟的叫“老宋（^{ㄌㄠˋ ㄙㄨㄥˋ}）”_{〔送〕}”。老宋原來也有名字，可是因為他的年紀老，誰也不提他的名字；又因為他的地位低，誰也不加什麼稱呼，不論白鬚（^{ㄌㄠˋ}）_{〔胡〕}老漢，不論才會說話的小孩，大家一致都叫他“老宋”。

抗戰以前的八九年，這龍王廟也辦祭祀（^{〔祭〕讀日〔際〕}，_{〔祀〕讀ㄘ〔似〕}），也算村公所；修德堂東家李如珍也是村長也是社首，因此老宋也有兩份差——是村警也是廟管。

廟裏掛着一口鐘，老宋最喜歡聽見鐘響。打這鐘也有兩種意思：若是只打三聲——往往是老宋親自打，就是有人敬神；若是不住亂打，就是有人說理。有人敬神，老宋可以吃上

一份獻供；有人說理，老宋可以吃一份烙餅（〔烙〕讀
ㄌㄠˊ）。

一天，老宋正做早飯，聽見廟門響了一聲，接着就聽見那口鐘噹噹噹地（〔噹〕讀
ㄉㄤ）響起來。隔着竹簾子看，打鐘的是本村的教書先生春喜。

春喜，就是本村人，官名李耀唐（〔去〕
ㄉㄤˊ），是修德堂東家的本家姪兒。前幾年老宋叫春喜就是“春喜”，這會春喜已經二十好幾歲了，又在中學畢過業，又在本村教小學，因此也叫不得“春喜”了。可是一個將近六十歲的老漢，把他親眼看着長大了的年輕後生硬叫成“先生”，也有點不好意思。老宋看見打鐘的是他，一時雖想不起該叫他什麼，可是也急忙迎出來，等他打罷了鐘，向他招呼道：“屋裏坐吧！你跟誰有什麼事了？”

春喜對他這招待好像沒有看見，一聲不哼（ㄣ）走進屋裏向他下命令道：“你去報告村長，就說鐵鎖把我的桑樹砍了，看幾時給我

說！”老宋去了。等了一會，老宋回來說：“村長還沒有起來。村長說今天晌午（就是中午，[晌]）開會。”春喜說：“好！”說了站起來，頭也不回就走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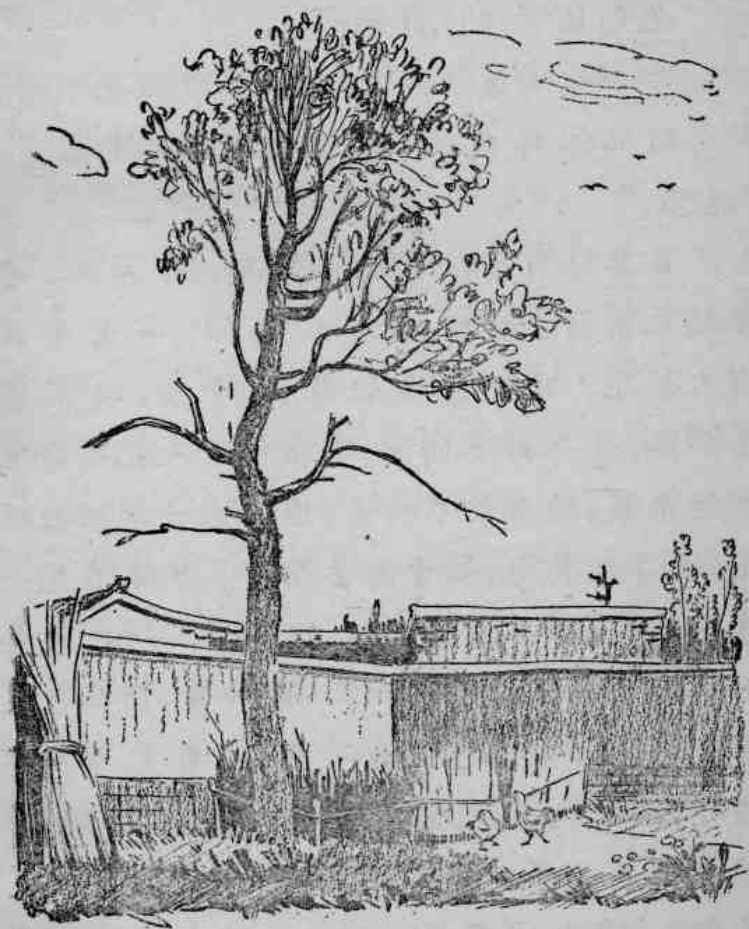
老宋把飯做熟，盛（[盛]）在一個串門大碗（一碗可以吃飽的大碗）裏，端在手裏，走出廟來，回手鎖住廟門，去通知各項辦公人員和事主。他一邊吃飯一邊找人，飯吃完了人也找遍了，最後走到福順昌雜貨鋪，通知了掌櫃王安福，又取了二十斤白麵回廟裏去。這二十斤麵，是準備開會時候做烙餅用的。從前沒有村公所的時候，村裏人有了事是請社首說理。說的時候不論是社首、原被事主、證人、廟管、幫忙，每人吃一斤麵烙餅，趕到說完了，原被事主，有理的攤四成，沒理的攤六成。民國以來，又成立了村公所；後來閻錫山（[閻]讀[顏]）巧立名目，又成立了息訟會（[訟]讀[送]），不論怎樣改，在李家莊只是舊規添（去[天]）上新規，在說理方面，只是烙餅增加了幾份——除社首、事主、證人、

廟管、幫忙以外，再加上村長副、閭鄰長（〔開讀〕
另口〔發〕）、調解員等每人一份。

到了晌午，餅也烙成了，人都都來了，有個社首叫小毛的，先給大家派烙餅——修德堂東家李如珍是村長又是社首，李春喜是教員又是事主，照例是兩份，其餘凡是頂兩個名目的也都照例是兩份，只有一個名目的照例是一份。不過也有不同，像老宋，他雖然也是村警兼廟管，却照例又只能得一份。小毛自己雖是一份，可是村長照例只吃一碗鷄蛋炒過的，其餘照例是小毛拿回去了。照例還得餘三兩份，因為怕半路來了什麼照例該吃空份子的人。

吃過了餅，桌子併起來了，村長坐在正位上，調解員是福順昌掌櫃王安福，靠着村長坐下，其餘的人也都依次坐下。小毛說：“開腔吧，先生！你的原告，你先說！”

春喜說：“好，我就先說！”說着把椅子往前一挪（3×2），兩隻手互相把袖口往上一



摸，把脊梁骨（〔脊〕讀
日一〔即〕）挺（〔去〕
〔體影〕拼）得直蹶蹶地
（〔蹶〕讀
日一〔決〕）說道：“張鐵鎖的南牆外有我一個破
茅廁（〔茅〕讀
日一〔茅〕）……”

鐵鎖插嘴道：“你的？”

李如珍喝道：“幹什麼？一點規矩也不懂！問你時候你再說！”回頭又用嘴指了指春喜：“說吧！”

春喜接着道：“茅廁旁邊有棵小桑樹，每年的桑葉簡直輪不着我自己摘，一出芽就有人摘了。昨天太陽快落的時候，我家裏（自己的）去這桑樹下摘葉，張鐵鎖女人說是偷他們的桑葉，硬攔住不叫走，恰好我放學回去碰上，說了她幾句，她才算丟開手。本來我想去找張鐵鎖，叫他管教他女人，後來一想，這些小事走開算了，何必跟她一般計較，因此也沒有去找他。今天早上我一出門，看見桑樹不在了，我就先去找鐵鎖。一進門我說：‘鐵鎖！誰把茅廁邊那小桑樹砍了？’他老婆說：‘我！’我說：‘你為什麼砍我的桑樹？’她說：‘你的？你去打聽打聽是誰的！’我想我的東西還要去打聽別人？因此我就打了鐘，來請大家給我問問他。我說完了，叫他說吧！看他指什麼

(爲什麼) 砍樹。”

李如珍用嘴指了一下鐵鎖：“張鐵鎖！你說吧！你為什麼砍人家的樹？”

鐵鎖道：“怎麼你也說是他的樹？”

李如珍道：“我還沒有問你你就先要問我啦是不是？你們這些外路人（外地搬來的人）實在沒有規矩！來了兩三輩了還是不服教化！”

小毛也教訓鐵鎖道：“你說你的理就對了，為什麼先要跟村長頂嘴？”

鐵鎖道：“對對對，我說我的理：這棵桑樹也不是我栽的，是它自己出的，不過長在我的茅廁牆邊，總是我的吧？可是哪一年也輪不到我摘葉子，早早地就被人家偷光了……”

李如珍道：“簡單些！不要拉那麼遠！”

鐵鎖道：“他拉得也不近！”

小毛道：“又頂起來了！你是來說理來了呀，是來頂村長來了？”

鐵鎖道：“你們為什麼不叫我說話？”

福順昌掌櫃王安福道：“算了算了！怨咱

們說不了事情。我看雙方的爭執在這裏，就是這茅廁究竟該屬誰。我看這樣子吧：耀唐！你說這茅廁是你的，你有什麼憑據？”

春喜道：“我那是祖業，還有什麼憑據？”

王安福又向鐵鎖道：“鐵鎖你呢？你有什麼憑據！”

鐵鎖道：“連院子帶茅廁，都是他爺爺手賣給我爺爺的，我有契紙（^{〔契〕讀}_{〔洗〕}）。”說着從懷裏取出契紙來遞給王安福。

大家都圍攏着（^{〔攏〕讀}_{〔老〕}）看契，李如珍却只看着春喜。

春喜道：“大家看吧！看他契上是一個茅廁呀，是兩個茅廁！”

鐵鎖道：“那上邊自然是一個！俺（^{〔老〕}）如今用的那個，誰不知道是俺爹新打的？”

李如珍道：“不是憑你的嘴硬啦！你記得記不得？”

鐵鎖道：“那是三十年前的事，我才二十歲，自然記不得。可是村裏上年紀的人多啦！

咱們請出幾位來打聽一下！”

李如珍道：“怕你嘴硬啦？還用請人？我倒五十多了，可是我就記不得！”

小毛道：“我也四十多了，自我記事，那裏就是兩個茅廁！”

鐵鎖道：“小毛叔！咱們說話都要憑良心呀！”

李如珍翻起白眼向鐵鎖道：“照你說是大家打夥訛(ㄣ)你啦，是不是？”

鐵鎖知道李如珍快撒野了，心裏有點慌，只得說道：“那我也不敢那麼說！”

窗外有個女人搶着叫道：“為什麼不敢說？就是打夥訛人啦！”只見鐵鎖的老婆二姐(^{ㄅㄣ}_{泥優}排)噹噹噹跑進來，一手抱着個孩子，一手指畫着，大聲說道：“你們五十多的記不得，四十多的記得就是兩個茅廁，難道村裏再沒有上年紀的人，就丟下你們兩個了？……”

李如珍把桌子一拍道：“混蛋！這樣無法無天的東西！滾出去！老宋！攆(^{ㄅㄣ}_{你演}排)出她！”

二姐道：“攆我呀？賊是我捉的，樹也是我砍的，為什麼不叫我說話？”

李如珍道：“叫你來沒有？”

二姐道：“你們為什麼不叫我？哪有這說理不叫正頭事主的？”

小毛道：“家有千口，主事一人。有你男人在場，叫你做什麼？走吧走吧！”說着就往外推她。

二姐把小毛的手一撥道：“不行！不是憑你的力氣大啦！賊是我捉的，樹是我砍的！誰殺人誰償命（〔償〕讀〔常〕）！該犯什麼罪我都領，不要連累了我的男人。”

在窗外聽話的人越擠越多，都暗暗點頭，還有些人交頭接耳說：“二姐說話把得住理！”

正議論間，又從廟門外走進個人來，有二十多歲年紀，披着（〔披〕讀〔批〕）一頭短髮，穿了件青緞（〔段〕）夾馬褂（〔褂〕），手裏提了根藤條手杖（〔杖〕）。人們一見他，跟走路碰上蛇一樣，不約而同都吸了一口冷氣，給他讓開了一條路。

這人叫小喜，官名叫繼唐，也是李如珍的本家姪子，當年也是中學畢業，後來吸上了金丹（力^ㄌ）〔單〕，就常和鄰近的光棍們來往，當人販、賣寡婦、販金丹、挑詞訟……無所不為，這時又投上三爺的門子，因為三爺是閻錫山的秘書長的堂弟（叔伯弟弟），小喜抱上這條粗腿，更是威風凜凜（威^ㄨ風^ㄈ凜^ㄌ凜^ㄌ，嚴厲的意思），無人不怕。他一進去，正碰着二姐說話，便對二姐發話道：“什麼東西唧唧喳喳的（〔唧〕讀ㄐㄧ〔續〕，〔噎〕讀ㄧ〔抽〕）！”

除了村長是小喜的叔父，別的人都站起來陪着笑臉招呼小喜，可是二姐偏不挨他的罵，就頂他道：“你管得着？你是公所的什麼人？誰請的你？……”

二姐話沒落音，小喜劈頭就是一棍道：“滾你媽的遠遠的！反了你！草灰羔子（羔^ㄌ讀〔羔〕）！”

小毛攔道：“繼唐！不要跟她一般計較！”又向二姐道：“你還不快走？”

二姐並不哭，也不走，挺起胸膛（去^ㄉ堂）向小



喜道：“你殺了我吧！”

小喜輪轉棍子狠狠（^{「」}狠）又在二姐背上打了兩棍道：“殺了你又有什麼事？”把小孩子的

胳膊(〔胳膊〕讀《古〔割〕》〔膊〕讀《古〔搏〕》)也打痛了，小孩子大哭起來。

窗外邊的人見勢頭不對，跑進去把二姐拉出來了。二姐仍不服軟，仍回頭向裏邊道：“只有你們活的了！外來戶還有命啦？”別的人低聲勸道：“少說上句吧！這時候還說什麼理？你還佔得了他的便宜呀？”

村長在裏邊發話道：“閒人一概出去！都在外邊亂什麼？”

小毛揭起簾子道：“你們就沒有看見廟門上的虎頭牌(牌)嗎？‘公所重地，閒人免進。’你們亂什麼？出去！”

窗外的人們也只得掩護二姐走出去。

小毛見衆人退出，趕緊回頭招呼小喜：“歇歇，繼唐！老宋！餅還熱不熱了？”

老宋端過一盤烙餅來道：“放在火邊來，還不很冷！”說着很小心地放在小喜跟前。

小喜也不謙讓(〔謙讓〕讀《〔謙讓〕》)，抓起餅子吃着，連吃帶說：“我才從三爺那裏回來。三爺託我給他買一張好條几(長方形的桌子，〔几〕讀日〔幾])，不知道村裏

有沒有？”

小毛道：“回頭打聽一下看吧，也許有！”

李如珍道：“三爺那裏很忙嗎？”

“忙，”小喜嘴裏嚼着（〔嚼〕讀么）餅子，連連點頭說：“事情實在多！三爺也是不想管，可是大家找得不行！凡是縣政府管不了的事，差不多都找到三爺那裏去了。”老宋又端着湯來，小喜接過來喝了兩口，忽然看見鐵鎖，就放下碗向鐵鎖道：“鐵鎖！你那女人你可得好好管教管教啦！你看那像個什麼樣子？唧唧喳喳，一點也不識羞！就不怕別人笑話？”

鐵鎖想：“打了我老婆，還要來教訓我，這成什麼世界？”可是勢頭不對，說不得理，也只好不作聲。

停了一會，小喜的湯也快喝完了，餅子還沒有吃到三分之一，福順昌掌櫃王安福向大家提道：“咱們還是說正事吧！”

小喜站起來道：“你們說吧！我也摸不着，我還要給三爺買條几去！”

小毛道：“吃了再去吧！”

小喜把盤裏的餅一捲，捏在手裏道：“好，我就拿上！”說罷，拿着餅子，提起他的藤條手杖，匆匆忙忙地（^{〔匆〕讀}サ×ム_{〔聽〕}）走了。

王安福接着道：“鐵鎖！你說你現在用的那個茅廁是你父親後來打的，能找下證人不能？”

鐵鎖道：“怎麼不能？你怕俺鄰家陳修福老漢記不得啦？”

春喜道：“他不行！一來他跟你都是林縣人，再者他是你女人的爺爺，是你的老丈爺，那還不是只替你說話？”

鐵鎖道：“咱就不找他！找楊三奎（^{〔哭滿〕排}フ×ム_{〔哭滿〕}）吧？那可是本地人！”

春喜道：“那也不行！白狗是你的小舅（^{〔妻子的〕}弟弟），定的是楊三奎的閨女（^{〔閨〕讀}サ×ム_{〔規〕}），那也有親戚（^{〔七〕}ケ_{〔七〕}）關係。”

鐵鎖道：“這你難不住我！咱村的老年人多啦！”隨手指老宋道：“老宋也五六十歲了，